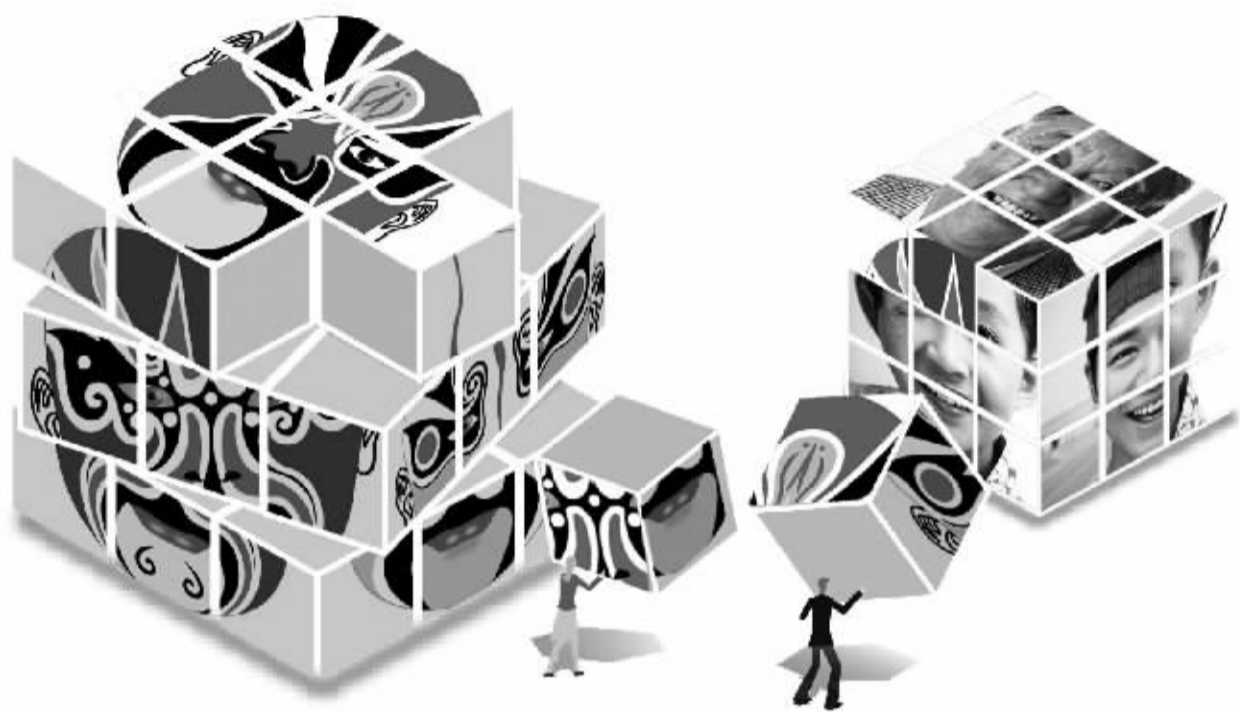


让戏曲回归快乐

□ 岩泉



7 星期话题

当“回归本体，让艺术更有魅力”逐渐成为人们心中的共识，相应的思考也在继续：戏曲艺术有着怎样的魅力？如何回归本体展现戏曲魅力？如何让观众真正领略到戏曲魅力？

眼下，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正在山东济南、青岛等9个城市展开。16天的时间里，近2000场各类演出将依次呈现于观众面前。戏曲，是“十艺节”的“重头戏”。当“回归本体，让艺术更有魅力”逐渐成为人们心中的共识，相应的思考也在继续：戏曲艺术有着怎样的魅力？如何回归本体展现戏曲魅力？如何让观众真正领略到戏曲魅力？

□ 粉丝也疯狂

在影视或体育领域，粉丝为明星痴迷的情况比比皆是。正在山东举行的“十艺节”，却让人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戏曲粉丝”们的热情。

10月13日晚，由福建省芳华越剧团带来的越剧《柳永》在济南百花剧院登台上演。演出结束后，现场观众并不愿散去，更有大量观众涌向舞台前呼喊演员的名字，那股子热情劲儿，让人一时产生错觉，以为是参加了某位歌星的演唱会。剧中柳永的扮演者——当下最具人气的越剧小生王君安，和一众演出人员站在台上先后共向观众谢了3次幕，整个过程中掌声经久不息。

“我昨天也来看了《柳永》，也是坐在第一排。”在现场，来自山东兖州的郑绣真老人精神矍铄。“等会儿儿子开车接我回去。”她说，为了能听上这场戏，自己还学会了上网买票。而此前，她还曾坐一天两夜的火车赶到福建，只为看一场王君安的演出，饱一饱耳福。随机询问，在场观众来自五湖四海：河南、上海、江苏、福建……，还有特意从香港赶来的“君迷”。

《柳永》的受欢迎程度超乎寻常，“十艺节”上，受欢迎的其他传统剧目亦不在少数。北方昆曲剧院带来的昆曲上下本《红楼梦》、湖北武汉汉剧院带来的汉剧《宇宙锋》等很受观众欢迎，就连降雨、降温都挡不住人们走进剧院的

脚步。

以“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为主题的“十艺节”，此次实行低票价，确实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有能力欣赏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剧目。“面向社会的票数占到总票数的90%以上。最低价格20元，最高价格380元，主要区间控制在60元至280元间。”组委会票务管理中心处长郝建军介绍说，一些有影响力的知名剧，门票可谓一票难求。

“我本来想买前面的位置，可惜动手晚了两天，只能坐在后排了。”家住济南的金女士观戏前遗憾地感叹。在一些优秀剧目的现场，许多观众表示，票价定位合理，在可接受的范围，还有观众希望能花更高的价钱买到更好位置的票，由此可见优秀剧目受欢迎的程度及其市场潜力。

□ 亲民也高雅

在“中国好声音”、“快乐男声”风靡荧屏的当下，作为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戏曲，却似乎处于“阳春白雪”的状态。在曲高和寡、文化娱乐选择日益多元化的当下，戏曲又当如何贴近观众、吸引市场？

“《百姓书记》这出戏人们觉得好看，是因为它亲民‘接地气’，演的就是老百姓怎么过上好日子”的故事。”山东省吕剧院院长段雨强说。

作为“十艺节”的开幕大戏，《百姓书记》根据山东寿光原县委书记王伯祥的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他1986年初夏受命担任寿光县委书记，冒着风险，在

条件稍好的南半县推广蔬菜暖棚，对凋荒颓败的北半县整治开发，迅速解决全县农民温饱问题，之后又锐意改革，工业、商业、教育、城建及千行百业齐头并进的故事，塑造了一位具有改革开放时代精神，一心为民、把老百姓的事情当做爹娘的事情去办的公仆形象。

作为该剧的出品人，段雨强对“接地气”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感受，“无论是什么情节片段、什么表现手法，一部剧在感动观众之前自己先被感动，才能真正抓住观众的情绪，引人入胜。”

“剧中人物的原型是一个健在的人物，如何将其上升到艺术高度，又能得到人们的认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段雨强说，“为了更加接地气，在创作的时候，我们曾经多次到寿光体验生活，了解王伯祥的生活细节。剧本前后大改过三四次，小改动不计其数。为了检验演出的效果，我们还专程到寿光进行了演出。王伯祥本人和他的亲戚朋友们都来看过，演出中当地观众掌声不断。”

□ 古老也时尚

从长远角度考虑，如何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恐怕是大多数戏曲院团都曾想过的问题。

“传统剧目传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昆曲《红楼梦》为此下了很大功夫，在保证曲目特色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喜爱、参与到昆曲的欣赏和演出中来。”该剧出品人、北方昆曲剧院院长杨凤一表示，昆曲《红楼梦》以

距今600多年的昆曲演绎了距今200多年的文学名著，上本从顽石入世到元妃省亲，为“贾府之兴”；下本从太虚幻境到宝玉出家，为“贾府之衰”。全剧没有局限于宝黛爱情悲剧，而是以宝玉入世、出世为主线，王熙凤个人命运为副线，凸显了人生与社会“大悲剧”的深沉悲壮之美。此外，该剧还打破院团界限，举办了全国演员选拔。“80后”的主演们也给古老的剧种和名著增添了许多青春气息。

“越剧在我国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剧团很多，流传得也很广。它就像‘通俗歌曲’一样，唱腔、旋律易听易懂。”福建省芳华越剧团副团长徐建利说，这次他们带来的越剧《柳永》，创作班子功底深厚，舞台设计清新亮丽，表演中还借鉴了昆曲手法，一场一景都给人一种唯美的视觉呈现。

名角儿的号召力，也让看越剧成为年轻人心中一件颇为“时尚”的事情。“我们之前听过《柳永》的宣传介绍，觉得这么棒的戏来山东，不听听可惜的。”演出现场，记者采访到一位来自山东艺术学院的学生。她和朋友一个喜欢柳永的诗词，一个喜欢王君安的唱腔，于是二人一拍即合，相约前来。“好多同学都没能买上票，所以回去还要和大伙儿好好戏呢！”

“越剧是我们年轻人现在的偶像剧。”后排一位年轻观众笑着说，“听戏听门道。这出戏舞台简约而不失华美、唱腔婉约动听，确实值得一听。”

“无论是强调原汁原味还是重视求变创新，一部作品能够获得观众的认可，归根到底靠的是主创团队的用心，靠的是‘大到情节，小到细节’上的精雕细琢。”徐建利说。

博物馆之旅

走进位于青海西宁市生物园区的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满目新奇，令人震撼。

与地球的年龄相比，青藏高原年轻得就像一个孩子。然而，这个孩子却珍藏着地球万物宝贵的记忆。1300多年以前，青藏高原藏羚羊、野驴成群。在鄂陵湖和扎陵湖畔，藏王松赞干布迎娶了自内地长途跋涉而来的文成公主。当时，这里山川秀美，湖泊星罗棋布，公主在此流连一月有余。

走进博物馆，大厅建筑空间宽阔大气，充分展示着大美青海及青藏高原的雄深壮阔。运用投影与地球板块构造模型，博物馆向观众直观地展示了亿万年前喜马拉雅运动如何使青藏高原这一地球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地形最为复杂的高原从碧波万顷的大海中隆升为群峰矗立、白雪皑皑的极地高原。

高原亿万年的隆升过程就是一段万物生灵不断演替变迁的历史。许许多多的生命就在这隆升的过程中消失在岁月的缝隙里，还有许多生命却幸运地留存了下来，不但千万年繁衍不息，而且还衍生出许多变种和亚种。直到现在，很多物种还在消失，很多物种却有待发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生命万物在青藏高原艰难跋涉的历史。这片大陆，以高寒奇绝的环境保全并延续了大自然极为美妙的生命序列。每一个生命物种都经历了无法想象的苦难和锤炼，才成就了青藏高原特有的自然形态。

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

高原，让世界倾听

□ 马玉宏 石晶

来到“三江源”生态保护展柜前，一位身着藏袍、两鬓斑白的藏族老阿妈和小孙女正俯伏着身体，恢复着采过虫草后的草皮。站在这里，我想起曾听过的一个故事，一位藏族老人年龄大了，行动不便，她除了吃饭睡觉，日复一日地将草籽捋到衣襟里，用拐杖在地下戳一个小洞将草籽种进去。久而久之，老人播种过的地方长出了一片片繁茂的青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用虔诚的心敬畏天地，敬畏自然。

走进幽静的“蔚蓝之海”，空灵的鸟叫声让这里犹如仙境。完整的动植物地景柜里，演绎着缩小版的大自然史：一滴滴水如何从冰川滴落，形成涓涓细流，融冰雪、纳千湖、汇百川，流淌成畅遂的生命长河……在这里，我们能倾听水滴滴落的声音，感受飘移大陆、退却古海、隆起山峦、竞生万物的青藏高原的力量。

多姿多彩的生态链让人震撼，感激三江用潺潺乳汁哺育了流域亿万众生。然而这片净土一度环境堪忧，国脉所系的三江源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如今，前赴后继的中华儿女用不屈的精神，正逐步使其恢复原有的模样。

青藏高原是一部大自然生命之书的残卷。我们所能看到的永远是大自然的一个局部和侧面。即使穷尽一生，我们也无法看到它的全部。尽可能地走进大自然，亲近自然万物，也许我们就能获得一种全新的智慧。

很多人都曾想走进青藏高原这片极地，却因高寒缺氧，气候恶劣望而却步。如今，不用走进三江源就能了解“山宗水源”、“极地高原”，有了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游客纷至沓来。这所博物馆虽然仅仅是大自然开启的一扇门，但是，通过这扇门，我们就能看到自己生命历程的入口。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编辑 何东宪 敖蓉

梁婧 李丹

邮箱 jrbzmzk@163.com

放下行囊

□ 张忱

七日

疯生活犹如一面镜子，可以照见自己，照见这个世界，照见更多的人。

天底下没有新鲜事么？有。看似平常却奇崛，就是最新鲜的。新近摘得诺贝尔的爱丽丝·门罗就是个例子。

要说她的写作方式，实乃“老套”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内容，也无外乎偏僻小镇上的寻常人物；作家自己相夫教子的生活，也与家庭妇女无异，和海明威式的传奇比起来，实无新鲜感可言。

就在这平淡无奇之中，门罗发现了生活中最不寻常之处。她笔下的人物，总能在生活一切如常的面相之下，发现人生的痛苦。这痛苦驱使她们逃离，寻找真爱、自由、激情……。但说走就走的逃离容易，与过去一刀两断却很难。成见、回忆、习惯等等精神上的沉重行囊，无时无刻不在逃离的路上拉扯着她们的神经，终使她们陷入了逃无可逃的境地。

除了文学，纪录片也能让我们重新审视生活，直指心灵。在刚刚结束的第四届CNEX华人纪录片提案大会上，纪录片导演张剑维说，通过纪录片，不仅让城市看见乡村、让白领看见劳工、让男人看见女人，更让人看到真后面的假、假后面的

真，善后面的恶、恶后面的善，美后面的丑、丑后面的美。因此，纪录片不仅让人揽镜自照，还能够穿透镜面，直指心灵；看到心灵当中复杂的、辩证的、与我们原本认知不同的部分。

生活犹如一面镜子，可以照见自己，照见这个世界，照见更多的人。就像《一代宗师》的台词：“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最近，《一代宗师》的北美放映结束，一共收获了600余万美元的票房，创造了近年来华语片在北美的最好成绩，以及王家卫电影在北美票房的新高。很难说北美观众对中国功夫的这些深层意蕴到底理解了几分，但若抛开功夫不谈，“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又何尝不是人生的三种境界。人总是

在生活中首先看到自己、自己的内心，然而又不满足于此，每每“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一旦真正踏上了追寻与逃离的旅途，走到了另一片天地，又免不了衣带渐宽、为伊憔悴，背上的行囊也愈发沉重。而真正的“见众生”，则不要经历怎样的修行与顿悟，何等样的“蓦然回首”。

写到此处，笔者忽然想到了美国作家比尔·波特一段话：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生命的起点一路跋涉而来，背上的行囊一日重似一日，令我们无法看清前方方向。这场漫长的旅行中，有些包袱一念间便可放下，有些则或许背负经年，有些竟令人终其一生无法割舍。但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幻象罢了。